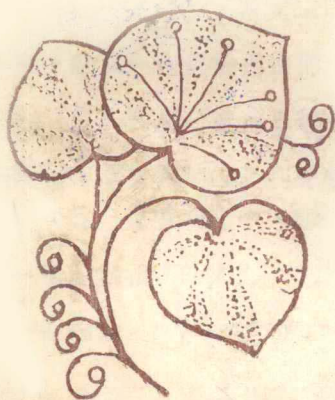


文学评论译文集



广西师范学院外语系

前 言

这部《外国文学评论译文集》问世了。这是我们广西师范学院外语系老师们的外国文学评论译文集，也是我系开办以来的第一本集体的译文集，值得庆贺！

这部译文集是在我院领导的关怀和广西外国文学学会的鼓励下编译出版的。我系教师在教学的百忙中抽出时间自行选材和翻译，前后经历二三个月，大家齐心协力，互相勉励，相互帮助，终于使文集付梓出现于读者的面前。

本文集的出版，也算我们贯彻广西外国文学学会一九八四年年会的精神，按照广西外国文学学会名誉会长罗立斌同志、会长贺祥麟教授以及顾问林焕平教授关于开展外国文学研究工作的意见作的一点尝试，如今我们谨把它献给学会，作为我们研究外国文学的起始，敬望得到前辈、专家、教授的批评指正。我们愿以年会的精神，今后继续进行外国文学研究和出版工作。

在这本译文集里，有日本评论家、英国评论家、美国评论家、苏联评论家等的评论文章，其中涉及小说、诗歌、作家等方面的评论以及有关资料。其他还有一些小评论，请读者自己去读，恕不一一介绍。我院科研处以及印刷厂的同志们都为帮助这一文集的诞生出了不少力，在此向他们深表谢意。

《外国文学评论译文集》象婴儿一样呱呱地诞生了。我们当竭自己之弩钝，认真爱护和培养它，希望它在党的阳光雨露下，在全国和广西外国文学界前辈、同志们的帮助和鼓励下，逐步地成长起来。让我们团结一致，共同努力吧！

一九八五年六月于南宁

目 录

- 《藤野先生》——其诗与事实 (日) 新岛淳良 著
.....左自鸣 译 (1)
- 白桦派和志贺志哉 (日) 小坂晋著
.....藤培修译 (45)
- 论济慈 (以) 希伯莱大学.....唐小平译 (62)
- 以幻想求自由——评巴罗兹的近期作品
(美) 查尼·斯格尔著.....苏传琪译 (83)
- 理查德·赖特与布鲁士——爵士结缘的两个阶段
(美) 小约翰·麦克拉斯基著.....廖祯荣译 (113)
- 马克·吐温——美国西南部幽默风格的维多利亚时代作家
(美) 利基·克劳思著.....潘昌言译 (131)
- 法国和美国文学对维多利亚时代现实主义的影响
(美) 克里斯托弗·海伍德著.....郭楚丽译 (149)
- “一个似曾相识的人”
——评约翰·斯凯尔顿的文学成就 (英) 安东尼·特威著
.....黄斗译 (171)
- 见不到的葬礼
——电影《赤色分子》和主角约翰·里德
(美) 菲迪南德·蒙特.....李 坚译 (186)

- 列夫·托尔斯泰的教育思想及其现实主义
——谈托尔泰的教育和文学作品中创造性个性的形成问题
…… (苏) 阿·维·卡扎特著 林森初译 (194)
- 短评…… (203)
- 安那波丕恶梦
——评诺曼·梅勒的《裸者与死者》
马克斯韦尔·加斯多著…… 汪沛译 (203)
- 斯坦培克的敞蓬车 (美) 乔治·史蒂文斯著
…… 陆恒一译 (206)
- 最终的曼哈顿
——评斯·帕李斯的《曼哈顿中转站》辛克莱、刘易斯著
…… 刘加媚译 (211)
- 诚实而又猛烈的
——评威廉·福克纳《士兵的报酬》汤玛斯、博伊德著
…… 刘梦月译 (220)
- 自由的颂歌 埃尔默尔·大卫斯著
…… 杨 敏译 (222)
- 自豪的共同体
——评詹姆斯·鲍德温的《向苍天呼吁》
哈维·柯蒂斯、韦伯斯特著…… 黑卒译 (225)
- 暴风雨天气——评突来的强风 乔纳森·丹尼尔译
…… 凌育光译 (228)
- 一位新小说家——评《我们的时代》克隆宁伯权著
…… 黄时学译 (230)

《藤野先生》

——其诗与事实

（日）新岛淳良著

左自鸣译

前 言

鲁迅（原名周树人 一八八一——一九三六）的作品《藤野先生》执笔于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二日，原来作为系列作品《旧事重提》的第九章发表于《莽原》杂志。所谓旧事重提即“讲述往事”、“回顾过去”的意思。在一九二六年二月至十一月这个期间，《旧事重提》的前五章（五篇）成于北京，后五章（五篇）脱稿于厦门。翌年（一九二七年）于广东加上“小引”和“后记”，一九二八年改名为《朝花夕拾》由北京的未名社出版。连载的杂志《莽原》是鲁迅自己主办的杂志，未名社也是鲁迅投资、发起而成立的出版社。这说明这一系列作品都是不拘形式、信笔而成，好象在亲朋好友当中聊天一样构思发表的。因此，第一篇《犬、猫、鼠》既说不上是身边琐事的杂记，也说不上是回忆录，而是对论敌冷嘲热讽的杂文风格的文章。明显的自传性的回忆录是从第二章开始的。后记正如松枝茂夫所说的是“对第三章

《二十四孝图》及第五章《无常》的补充订正，不仅是在民俗考证和研究方面别开生面、另辟蹊径的文献，也是寓悲愤于谐谑之中的鲁迅派文章。应当把它看作同第一章到第十章的正文不属于同一系列的作品。《藤野先生》是《朝花夕拾》中的第九篇，不是独立的作品，这一点必须记住。

作为一个整体的《朝花夕拾》，鲁迅本身也没有把它当作小说，因此中日两国都把它当作非小说对待。鲁迅在一九三二年四月亲自写的《鲁迅著译书目录》里，把《呐喊》（一九二三年刊）、《彷徨》（一九二六年刊）注明为《短篇小说集》，把《野草》（一九二八年刊）注明为《散文小诗》，而把《朝花夕拾》注明为《回忆录十篇》；在一九三四年三月（或说四月）所写的《自传》里也记载着：“凡创作计有短篇小说二册、散文诗一册、回忆录一册”。为此，鲁迅生前在日本刊行的《大鲁迅全集》第二卷的外盒上也印刷着《回忆录》的字样，解说（松枝茂夫）中也说是“由十个短篇组成的鲁迅的自传体回忆录”。如果说是自传体的回忆录，其中所写的故事很容易被认为是事实（至少鲁迅本人认为是事实），事实上也出现过不加批判地把这些故事收入鲁迅传记中的情况。小田狱夫的《鲁迅传》（一九四一年三月，筑摩书房）就是第一个将《朝花夕拾》当作完整的传记资料加以使用的，太宰治的《惜别》（一九四五年九月，朝日新闻社）虽然是一篇小说，但也仿效了它。中国现在出版的许多鲁迅传、鲁迅年谱，在使用《朝花夕拾》所记载的材料方面大致上也表现出同样的倾向。

竹内好的《鲁迅》（一九四四年十二月，日本评论社）最先对运用这样的方法阅读、处理《朝花夕拾》提出不同见

解，他对《朝花夕拾》的看法如下：

“其特征是把故事、回忆、描写三者揉合起来。一般人都强调了自传的一面，对我来说，小说之感更强，实际上倒不如把它看作《故乡》这个系统的小说的延续。但是小说的意图不如《故乡》明朗，其中有某种奇妙的混杂。我总觉得《朝花夕拾》本身使小说里表现的两个中心互相应和着混在一起。这种混合的存在却无伤于保持整体的统一。《野草》虽然也有整体的统一，但不似《朝花夕拾》那样有意识地紧密地连成一体，而是各自独立成章。正因为如此，所以各篇之间的对立关系也相应地一目了然。

竹内在一九四八年十月由世界评论社出版的《鲁迅》当中，对写这个系列作品的一九二六年是鲁迅“一身当中经历了激烈变化的年代”这一点十分重视。竹内基于“现实和梦想相反引起自我分裂的鲁迅当时的心境”，认为“不妨把他编写出这些回忆看作为超脱的挣扎——意识到超脱无望的自我解嘲”。然而，对于作为小说的《朝花夕拾》的价值竹内是十分否定的，下面是竹内的看法：

“这十篇文章虽然在主题及其处理方法上略有差别，但是仍然形成一个系列，仍然应该把它当作一个系列来研究。这一点是与别的小说集不同之处。从作为小说的重要性上看，它在鲁迅文学中并不占很高的地位。《朝花夕拾》不能与《〈呐喊〉自序》、《社戏》、《孤独者》相提并论，作品里没有新的东西，创作意义淡薄，不是纯粹的小说。即使是《藤野先生》这样好的短篇也难免格调不高。与其说是小说，不如说小说的素材之感更强。不过，为了帮助读者理解他的小说里难以理解的地方（难以理解的地方非常多）所作

的注解，在同《野草》不同的意义上，包含着许多重要的东西（着重号是本文作者所加）。

此处竹内所谓“创作意义淡薄”与其说是“小说”，不如说是“小说的素材”，我认为比起竹内四四年版的《鲁迅》来，这种看法不是进步，而是后退了一步。既然可以作为小说的素材，便也可以成为传记的素材。然而，这与“应该当作一系列来研究”的主张永远无法联系起来。作为一个系列来研究，就是追究其创作意图。

但是笔者这篇论文并不全面讨论《朝花夕拾》，只打算就中日两国过去对《藤野先生》一文的处理和理解作一番推敲。至于这一篇是组成一个系列的十篇之一这个问题，如果涉及到也附带讨论一下。

在《朝花夕拾》当中，特别把《藤野先生》提出来讨论，这在中日两国是一致的，特别是在中日恢复邦交之后，这种倾向很强。这是因为，一则无论中国还是日本的语文教科书都选用了这篇文章，人们把这篇文章看作中日友好的桥梁。即把“藤野先生”（引号指作品中藤野这个人物）当作中日友好的象征，中日互相理解的楷模，并从这个角度阅读作品。再则，人们认为《藤野先生》当中描述的所谓“幻灯事件”（该事件在鲁迅第一本小说集《呐喊》的《自序》中也曾提及）是鲁迅一生的里程碑，至此鲁迅放弃了学医的念头，决定从事文学。关于前者，即从中日友好的观点出发，鲁迅在仙台的记录调查会、鲁迅赴仙台七十周年纪念会执行委员会的成立、《鲁迅仙台录》之发行（一九七八年，平凡社）、仙台市鲁迅纪念碑的建立（一九六〇年十二月，郭沫若题字）、福井市藤野严九郎碑的建立（一九六四年，许广平

题词）、在中国发行的《鲁迅与中日文化交流》（一九八一年，湖南人民出版社），等等，都可以评价为重视《藤野先生》的表现。笔者这篇论文打算推敲的是：这样的评价是以“《藤野先生》是描写日本教授藤野严九郎的作品，表达了鲁迅对藤野先生的敬慕之情”为前提的。而这个前提本身的可靠性如何。（第一章）

关于后者的观点，即“‘幻灯事件’产生了文学家鲁迅”的观点，大凡涉及鲁迅文学的人无论谁都有所触及，因此没有必要一一赘述这些书名。这里笔者要深入探讨的是“幻灯事件”是否真有其事。竹内一九四四年业已对其真实性有所怀疑，他说：

“鲁迅在仙台的医学校看了日俄战争的幻灯后便立志从文的说法十分脍炙人口。这是他的传记传说化的一例。我对其真实性抱怀疑态度，事实恐怕并非如此。但是，很难怀疑这对他的文学意识有某些影响，因此，拿这个故事和他的改弦易辙进行比较，为探讨他所获得的文学意识的性质提供线索，倒是一个简便的方法（竹内继而分析了“幻灯事件”，关于这一点，在第二章里再讨论）。

以下分两点讨论《藤野先生》：一、作为中日相互理解的钥匙；二、“幻灯事件”的真相。

第一章 两种“爱国主义”

《藤野先生》最早的日译本见于一九三五年六月发行的岩波文库版《鲁迅选集》（译者佐藤春夫，增田涉）。译者增田写道：“由岩波文库出版《鲁迅选集》之时，译者曾就选择什么作品征求过当时尚在人世的作者的意见。作者的意见是随便选什么都行，只是《藤野先生》务必选进去”。以

下是增田对鲁迅意图的推测。

“鲁迅同昔日的先生许久不通音讯，大约是想知道先生如今是否健在的确实消息吧。然而出了这个选集之后藤野先生还是杳无音讯。后来，事隔五年，译者访问上海，拜访病榻上弥留的作者之时，记得鲁迅曾对我说：‘那个选集出版后藤野先生还是杳无音讯，看来也许已经不在人世了吧。’当时鲁迅面有惋惜之色。”

鲁迅确实对增田说过希望他翻译《藤野先生》。然而，这不等于说鲁迅当时写《藤野先生》的意图是为了打听藤野先生的消息。何况鲁迅在自己的作品里并没表示他对藤野先生特别地爱。可是在日本，增田的上述文字让人产生了一个先入之见，即鲁迅写这篇文章是为了表示对藤野先生的敬慕、鲁迅本人最喜欢《藤野先生》这篇文章。附带说明一下，鲁迅对“自己的作品当中最满意的是哪一篇”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孔乙己》。日本人以外的外国人编辑选集，征求鲁迅意见之时，鲁迅的回答是务必把《孔乙己》收录进去。

那末，中国人认为鲁迅先生创作《藤野先生》的意图何在呢？据薛绥之、柳尚彭二人的见解，关于《藤野先生》的主题，大概有四种意见；

第一种 表现了作者的爱国主义思想；

第二种 主要是表现作者的爱国主义思想，其次是颂扬藤野先生；

第三种 敬慕藤野先生，颂扬藤野先生；

第四种 主要表现对藤野先生的景慕和颂扬，其次表现了作者的爱国主义。

也就是说，分歧大致在于作品的主题究竟是宣传爱国主

义还是表达对藤野先生的景慕。摆的重点不一样，对这篇作品各个部份就会有截然不同的理解。所谓各个部份即下文提到的八处（为了叙述方便，原文标“中”，采用一九八一年版《鲁迅全集》第二卷的页码；译文标“日”，采用松枝茂夫译本，岩波文库版的页码。）

1、“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中302；日83）

2、a“从东京出发，不久便到一处驿站，写道：日暮里。不知怎地，我到现在还记得这名目”（中302；日83）

2、b“其次却只记得水户了，这是明的遗民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中302；日83）

3、“大概是物以稀为贵吧”（中302；日84）

4、“他接着便讲述解剖学在日本发达的历史……他们的翻译和研究新的医学，并不比中国早”（中303；日85）

5、“但他也偶有使我很为难的时候，他听说中国的女人是裹脚的，但不知道详细……”（中305；日87）

6、“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中306；日88）

7、“我离开仙台之后，就多年没有照过相，又因为状况也无聊，说起来无非使他失望……”（中307；日89）

8、“他的对于我的热心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中307；日90）

以上各点，我想在日本的读书界、教育界均不成问题，日本方面以这些为问题，恰恰反映出对中国人的不理解。以下逐条讨论（第6部分作为“幻灯事件”，在第二章专门讨论）。

1、“东京也无非是这样”

《藤野先生》原文在全集版中约占六页，由三十二段（中国话所谓“自然段”）构成，本句是第一段开头第一句，即全文第一句。鲁迅的短篇小说，大体上在出现主题（主要的题材、主要的登场人物）之前，有一个为了突出主题的序幕。例如《孔乙己》，有孔乙己登场前的三段；又如《狂人日记》有用文言写的序；再如《阿Q正传》的第一章都是为这个目的服务的。在《藤野先生》中有对“我”去仙台之前东京的清朝留学生的狂态描写，有关于“我”想离开那一伙留学生的心情描写，即头三段，目的便在于此（第三段只有一行“到别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

开头第一句，首先承接了前章《琐记》的结尾，即承接上文“我”在南京毕了业，踏上去日本留学的旅途，用一句话总括了在东京弘文学院两年的学业。一九零四年东京有一千好几百清朝留学生（日俄战争后的一九零五年增加到八千人），作者用这一句话把这一千多留学生的生活否定了。作出这个否定有两个根据：第一，他们考虑到回国以后当官，没有剪掉辫子，而把辫子盘起来，遮人眼目；第二，他们在留学生会馆里开舞会。

对于东京留学生生活的否定显然出于爱国主义动机。因为，鲁迅想离开那些对贫苦民众的生活漠不关心，一心想当异族控制下的清王朝官吏，或者天天沉湎于享乐之辈。因此，“爱国主义题材”派立论如下：

这一部份（权且称之为第一部分，以下同）用讽刺的笔法，痛斥了东京的清朝留学生的腐败状况，表现了青年鲁迅的爱国主义思想。所以，第二部份承接这个思想（第四到第

二十四自然段)描写了青年鲁迅出于爱国主义,抛弃医学救国的思想,选择文学救国思想的经过。第三部份(第二十五到第三十一自然段)写“藤野先生”的观点同青年鲁迅的爱国主义思想共通之处,及其与鲁迅写作当时的思想的联系。

反之,“藤野先生题材”派立论如下:

第一部份描写了鲁迅对清朝留学生的厌恶心情,为第二部份接触到藤野先生高尚人格的喜悦埋下伏笔。对清朝留学生的不满是青年鲁迅离开东京的关键,同样地,第二部份的“幻灯事件”也成了青年鲁迅离开仙台的关键;第三部份叙述鲁迅虽然离开了仙台,离开了日本,但鲁迅和藤野先生仍然心连着心。总而言之,这一篇的题目就是“藤野先生”,是彻头彻尾描绘他对藤野严九郎的思慕敬仰之情。

2、a “日暮里”

鲁迅对“日暮里”这个站名至今记忆犹新的理由文中没有记载,只是写道“不知怎地,我到现在还记得这名目”。

“爱国主义题材”派由此得出下列论点:

1) 当时正值日俄战争,可是这场战争以中国为战场,遭到残酷迫害的是中国同胞。鲁迅作为这个“弱国”的留学生,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横暴深恶痛绝。这个站名意味着日本日暮途穷(中国话的暮气意味着“衰落”,“越来越接近末日”,“垂暮衰老”)青年鲁迅感到十分有趣,因而牢牢记住。

2) 日暮里的“日”是“天日”、“时日”的日,是“日暮乡关何处是”的“日暮”。即“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意思。青年鲁迅离开东京前在赠给亲友许寿裳的诗《自题小相》中写道“风雨如磐暗故园”。作为一个爱国主

义者，想到祖国中国的国运日薄西山、风雨飘摇，鲁迅心境十分黯然，因而把这个名字记住了。

反之，“藤野先生题材”派立论如下：

1)、据许寿裳回忆，当时从东京到仙台是乘夜车，要坐十二个小时火车才到。日暮里是上野的第二站，刚好在日暮时分通过，这是有趣的巧合，因此在鲁迅的记忆里留下了印象。附带说明一下，这个地名起源是这样的：小田原北条氏的家臣远山氏在这里开沟渠，取名“新堀”，江户中期的土音把它读成“日暮里”。明治十一年（一八七八）年把“日堀村”改名为“日暮里村”，明治三十七（一九零四）年即鲁迅去仙台那一年，在那里设立了“日暮里”车站。也许是因为鲁迅经过这个刚刚建成的火车站，所以印象很深吧。

2) 鲁迅一九零二年一到东京便给家里的人寄了三张照片。其中有“会稽山下之平民、日出国中之游子”“五千余里之邮筒”等话。一九零零年作诗赠弟话别中有“日暮新愁分外添”的诗句。在这远离家乡的异国土地上游学，寂寞惆怅，他见站名恰好同他的心情一致，因而牢牢地记住了。

3) 写此文的时候鲁迅远在厦门，离开家族和许广平，一个人孤孤单单地生活，其心境正是“日暮乡关何处是”，因而把回忆起二十余年前的事，在此处记下来了。

2、b “其次却只记得水户了……”

对于这一点，“爱国主义题材”派有以下论断：

水户是明朝遗民朱舜水客死他乡之地，朱舜水和鲁迅同是浙江余姚人。明朝灭亡后，朱舜水耻为清吏，到日本讲学，立志不恢复中国誓不回国。鲁迅对朱舜水十分敬仰，后来在返回东京的途中特地在水户下车，参观朱舜水的遗迹，竟

然忘了付钱给茶店。鲁迅对水户的印象十分强烈是由其反满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所致。

与于相反，“藤野先生题材”派说：

水户是二百年前朱舜水客死他乡的地方。青年鲁迅经过此地要到更远的仙台去。他比反清斗争失败后的朱舜水更加远离中国，此去前途吉凶未卜。鲁迅过了朱舜水终老之地，来到“中国留学生一个也没有”的仙台，得以与藤野先生邂逅。作为下一段的伏笔，产生了路过水户的叙述。

3、“大概是物以稀为贵吧……”

问题是对于鲁迅对仙台生活的描写，特别是对他所受的优待如何评价。对此，“爱国主义题材”派提出强调“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和“日本军国主义”的两个观点。

1) 学校不收学费，教职员为鲁迅的食宿操心，其中以藤野先生为最，鲁迅在这里表达了希望中日两国人民友好的观点；

2) 鲁迅以祖国蒙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为己耻，因而并不以为自己受到“优待”。鲁迅认为同北京的白菜在浙江称为“胶菜”，被视为珍品一样，由于自己是仙台医专唯一的留学生，自然也就要被视为珍品了。实际上鲁迅的生活并不优裕，备尝蚊虫的攻击，喝的只有难以下咽的芋梗汤。即使在这样糟的生活条件下，鲁迅“科学救国”的意志始终没有动摇，爱国主义思想得到充分发挥。

反之，“藤野先生题材”派持下列相反的论点：

1) 鲁迅厌恶东京留学生过的享乐生活，到仙台来寻求救国救民之术。仙台医专的教职员的亲切行动并没有使鲁迅感到十分宽慰（教职员中也包括藤野先生。据当时鲁迅的同

班同学铃木逸太的回忆，劝鲁迅搬迁公寓的，很可能就是藤野先生。经介绍搬过去的第二个公寓的经营者宫川信哉和藤野先生有来往）。

2）一到仙台人们便对“我”的住宿、伙食操心，这倒使我为难。如果这给了“我”“安慰”的话，接着登场的藤野先生对“我”的关照就不成其为“空谷足音”了。写日本学生的多管闲事是为了突出藤野先生的优秀品质。

4、“他接着便讲述解剖学……”

鲁迅在这里借青年鲁迅之口，说出日本的“翻译和研究新的医学，并不比中国早”。“爱国主义题材”派因而持以下论点：

这里流露出作者强烈的民族自尊心。接着描写藤野先生给“我”改正笔记。文中记述：“我……很吃了一惊，同时也感到一种不安和感激。”“我那时太不用功，有时也很任性。”这种“感激”和“自责”交织着作者对藤野先生由衷的敬佩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这里突出了藤野先生毫无民族偏见的态度和他对鲁迅的学习殷切的关怀的高贵品质，正是由青年鲁迅的爱国主义热情所致。

“藤野先生题材”派则认为：藤野先生的高贵品格使鲁迅十分感激，不是由于作者的爱国主义，而是由于“我”作为一个人的感性。例如先生给鲁迅订正笔记一直持续到鲁迅退学为止，先生说“我因为听说中国人是很敬重鬼的，所以很担心，怕你不肯解剖尸体”，都说明藤野先生是个能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的人，并不因为鲁迅是中国人、弱国的留学生，他才对鲁迅“亲切”。鲁迅尊敬的是藤野先生的这种为人。不言而喻，青年鲁迅是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但是没有

必要把他对藤野先生的尊敬同他的爱国主义思想直接联系起来。

5、“但他也偶有使我很为难的时候……”

问题是指藤野先生打听缠足的事，为什么使“我”为难。“爱国主义题材”派是这样说的：

1) 鲁迅不愿意对外国人说明中国人这种丑恶的习俗，因而感到“为难”。

2) 鲁迅把缠足看作中国女性受压迫受抑制的象征。“为难”表现了鲁迅高度的民族自尊心。

3) 这一句体现了鲁迅对旧中国的残酷习俗深恶痛绝。据许寿裳回忆，鲁迅学医抱着把缠过的足纠正过来、使其回复自然足的一线希望。学了医学，特别是解剖学后，理解到断了的筋骨不能恢复原状，他又绝望又愤怒（鲁迅的母亲也是缠足的）。因此，鲁迅在写到缠足一事的时候，总是字里行间充满眼泪。正是出于对祖国中国全体缠足妇女难以抑制的忧心忡忡，对此事无法说明，因而感到“为难”。

“藤野先生题材”派这样说：

1) “我”之所以为难是因为不明白“怎样缠、从什么时候起用布缠、足骨变成什么样的畸形”。作者通过这件事颂扬藤野先生尊重科学、重视调查的精神。

2) 虽然作品里没有写，但“我”回答了藤野先生的问题。鲁迅在家乡的时候常常看见母亲更换缠足布，具体知道怎样缠足。正因为藤野先生听了鲁迅的说明，他才说：“总要看一看才知道。”鲁迅不想对外国人隐瞒自己国家的全部恶习。鲁迅在一九二五年写的《灯下漫笔》中写道：“（外国人）凡有来到中国的，倘能疾首蹙额而憎恶中国，我敢诚意